

/法國精神分析系列/

臺灣精神分析學會



Nicole Delattre、Daniel Widlöcher 著

李郁芬 黃世明 楊明敏 譯

哲學與精神分析的對談

La Psychanalyse en dialogue





哲學、精神分析，兩個乍看下有著相似的目標、本質上卻又如此不同的學科，有可能互相對話嗎？兩個使用語言大相逕庭的學科之間，能否找到足夠溝通的共通詞彙與概念？在語言之無法化約之處，又存在著何種基本立場的差異？哲學家有哪些角度看待精神分析，而精神分析師本身又如何看待哲學家的此種注視？丹尼爾·維洛謝與妮可·德拉特接受挑戰，進行這場關於精神分析的對話，讓我們明瞭精神分析的豐饒與嚴謹。

前者闡明精神分析實務的獨特性，和它所蘊含的重要概念，表達他對這方面的先驅者與不同學派主張的觀點。更重要的，是他為這學門的未來與重振，所起草的遠景計畫。



臺灣精神分析學會

李郁芬 黃世明 楊明敏 譯



La Psychanalyse en dialogue



五南圖書出版公司 印行

國家圖書館出版品預行編目資料

哲學與精神分析的對談／妮可·德拉特
(Nicole Delattre)，丹尼爾·維勒謝
(Daniel Widlöcher)著；李郁芬，黃世
明，楊明敏等譯。——1版。——臺北市：
五南，2010.2

面，公分。

譯自 La psychanalyse en dialogue

ISBN 978-957-11-5183-0 (平裝)

1. 精神分析 2. 對話

175.7

97005900



1BVH

哲學與精神分析的對談

作 者 — Nicole Delattre, Daniel Widlöcher

譯 者 — 李郁芬 黃世明 楊明敏 (312.3)

發行人 — 楊榮川

總編輯 — 龐君豪

主 編 — 陳念祖

責任編輯 — 李敏華

封面設計 — 童安安

出 版 者 — 五南圖書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地 址：106台北市大安區和平東路二段339號4樓

電 話：(02)2705-5066 傳 真：(02)2706-6100

網 址：<http://www.wunan.com.tw>

電子郵件：wunan@wunan.com.tw

劃撥帳號：01068953

戶 名：五南圖書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台中市駐區辦公室/台中市區中山路6號

電 話：(04)2223-0891 傳 真：(04)2223-3549

高雄市駐區辦公室/高雄市新興區中山一路290號

電 話：(07)2358-702 傳 真：(07)2350-236

法律顧問 元貞聯合法律事務所 張澤平律師

出版日期 2010年2月初版一刷

定 價 新臺幣440元

167.20元

La Psychanalyse en dialogue

Nicole Delattre

Daniel Widlöcher

La Psychanalyse en dialogue © Odile Jacob, 2003

Complex Chinese translation rights © 2010 by Wu-Nan Book Inc.

假如你聽不懂我的話，那肯定是我的問題。

狄德羅（Denis Diderot, 1713-1784）



本書緣起

以對話（dialogue）的形式來呈現的精神分析在實作上業已發展了一世紀之久，而精神分析的實作於臨床上與理論上的見解也是五花八門。

要說精神分析是一門當今的實作，這不僅要認清實作的多樣性，也得體現它建立的論辯是豐富它本身的源頭。之所以會這樣，那是因為精神分析師們知道如何與彼此以及他人對話嗎？

為了說明此必要性，我們將試圖在此展開另一種形式的對話：一方，是一位精神分析師；另一方，則同時以哲學家、基礎哲學課程的教師，以及精神分析的「業餘愛好者」等三種身分出現於對話中，並於前述的精神分析論辯將自己定位為第三者。

Daniel Widlöcher（丹尼爾·維勒謝）

序

維：不久前聽到妳一番談話，我問我自己，如何可能在高中的哲學課裡談論佛洛伊德，又為何要如此做。我本身也有長期的教學經驗，其中包含了教授精神分析，不過我的教學對象是精神科醫生或心理治療師。這也就是為什麼安排這次對話的原因。我這麼說可能會讓人有點意外，因為一般來說，我們只在同事與同僚的聚會中才會對話，而且，在我們這一門專業裡，各種研討會、學術會議、辯論跟討論已經夠我們忙了。大家都以為我們只花時間在傾聽病人，事實上，分析師彼此之間的話是很多的，而在不開會的空檔，我們還寫了很多東西！我之前曾想像過一則短短的對話。

德：是說一個善意的中立觀察者參加了一場精神分析研討會的故事嗎？有點像誤闖精神分析叢林的小白兔？

維：不能說他什麼都不懂，他是個博學多聞的人，只是不知道精神分析：他之前從未聽說過，也不知道精神分析的存在。我想他聽到的東西會讓他大吃一驚：分析師們怎麼能找出這麼多東西來講，而且還這麼規律頻繁？在他聽了好幾天後，謎團豁然開朗：分析師們最關心的似乎是聽自己講話，以及強迫他的同僚們聽他講話；而故事中這位局外人心想：「這樣我就比較能瞭解他們為什麼會聚在一起開會了。」

德：也許因為分析師在他們的日常實務中必須嚴格遵守作為聽者

（*ecouteur*）的角色，以至於太常沈默，而他們在內部彼此的聚會討論中找到一種補償？？

維：我喜歡「聽者」（*écouteur*）這個字，因為它會讓我想起佛洛伊德曾提過的，就是在面對病人的時候，分析師應該一如電話的「聽筒—接收器」（*écouteur-récepteur*）一樣。

德：嘿，難怪人家說，如果你不是分析師的病人，自己也不是分析師，要跟分析師交談可真是困難。若非身處這奇怪配對的一方，或是身為配對社群之一員，我們要如何跟分析師交談呢？你寓言故事中的那位局外人可能也會問自己同樣的問題；那勉強強強算是則寓言吧。在哲學家之間，很多人都不願意跟分析師交談，理由是分析師們向來不遵守辯論或是討論的共同準則。不過，我也來說個小故事好了，讓我們也來想像有一位現代柏拉圖，在他的對話錄中加入了分析師，取代當中經常出現的醫師；但是，要安排分析師跟誰、或是面對誰說話呢，又要談些什麼呢？

維：現代柏拉圖讓分析師跟其他人對話？

德：很難想像有個現代柏拉圖吧，但他大概會上演一場分析師面對其他專家的戲碼，因為他的做法一向如此。他讓各個角色大談他的現代性，而且往往為了要轉述不在場者與長者的話，有時會出現十分複雜的結構。過了古典時代，特別是在十八世紀，這樣的方式吸引了不少的哲學家與智者。甚至連佛洛伊德自己也用過兩次。¹

¹ S. Freud, 1926, *La Question de l'analyse profane*, (外行人分析的問題) Paris, Gallimard, 1985; 1932, *L'Avenir d'une illusion* (幻象的未來), Paris, PUF, 1971.

維：讓我們想像佛洛伊德那則關於合法行使精神分析的虛擬對話，他會在裡頭依次扮演兩個角色：一是要傳達某事，並力圖說服他人的專家；二是以他宣告發明的「公正對話者」（interlocuteur impartial）這角色進行評論，好讓他為自己的立場爭辯。用自問自答的修辭手法（procédé rhétorique），也就是他一貫的書寫方式（這裡必須區分在當中真的跟他人辯論的書信）。但最後要注意的是，這種事情在分析師身上相當少見，我們不禁自問，分析師們是否知道要如何跟其他的分析師或是跟別人對話。我再補充一下，這個發生在對話上、討論上、或是議論上的困難有可能是他們的實作（pratique）所造成的；有人會把我的這個假設當成一種諗語，甚至是一種背叛，但對我而言，在過了一個世紀後的今天，這才是更認真地去探究什麼是精神分析實作的態度。況且這跟分析師們談論它的方式有關。妳剛才說，當我們不是分析師時，很難跟分析師交談，我想妳指的是談論精神分析很難吧，因為跟交談的對象比起來，談論的東西並沒有簡單到哪裡去。

德：沒錯，就是這樣。我也來講一則非故事的寓言好了，我們可以在佛洛伊德與愛因斯坦的通信中看到（只可惜它並沒有像這樣被出版），佛洛伊德寫說：「您真幸運，因為數理界不像心理界那樣，每個人都有意見。」我不是要在這裡談佛洛伊德提出的那些有趣的知識論（épistémologique）問題，而是要引述愛因斯坦的回信，他相當不客氣地回應：「您又知道

了？您根本不瞭解我；我不是個幸運的人。」²這個絕妙的誤解，愛因斯坦有意也好，無心也罷，在在顯示出這封信有多難為他了。

維：這交流的確是奇妙的誤解。要知道分析師的思考方式對像是愛因斯坦這樣的科學家而言，可以是陌生的；只是，分析師的思考方式真的跟其它類型的科學思考差這麼多嗎？我並不這麼認為。可是，當我跟科學家、生物學家、物理學家、或是數學家交流時，我實在很難讓他們聽懂我在說什麼。非關我能否說出我的經驗或是其他分析師的經驗，我不認為這種經驗是無法言喻也無法描繪的，原因出在精神分析的敘述語言（*language d'exposition*）。舉物理學家為例好了，就算他們捍衛的理論不同，講的至少是同一種語言（*langue*），而這正是我們這些分析師所遭遇到的困難。我可不是單指英文、法文、德文或是日文這些自然語言，真正的問題是，因為缺少共通語言（*language commun*），所以助長了一系列並非全然私有的部落語言（*langues tribales*）。在這裡，我先離開我的故事跟我杜撰的局外人，回到在聖地牙哥舉辦的一場討論情感（*affect*）的會議，以下是一位與會者真實的細部觀察³：有一群使用相同，或者幾乎一模一樣之臨床實作的人，但是使用不同的方言（*dialecte*），大家都有自己的一套用語（*idiome*），至少每個學派、團體，或是傳統都自成一格；正

² 引述於下列書籍：Philippe Frank, 1947, *Einstein, sa vie et son temps*（愛因斯坦的一生與其時代），Paris, Albin Michel, 1950.

³ Henry Smith, *Towards an International Dialogue: North American reflections on Santiago Congress*, IJP, 1981, 2, 307 sq.

統佛洛伊德學派，克萊茵（Melanie Klein）學派，拉岡學派，跟自我心理學（Ego psychology）學派，這裡只指出幾個比較知名的。與其他領域的專家之間會遇到的情境不太一樣，這裡面包括了精神醫學這一塊，好比在疾病的分類上，也會遇上共同語言的問題。

德：這是因為就算精神分析已經是一門科學或是正往成為一門科學的路上前進，但它並不像物理學那樣可以操做實驗並計算。現代物理學家的共通語言就是數學語言，這也是為什麼他們都聽得懂對方在說什麼，假如你問一位物理學家：「什麼是質量，又或者什麼是能量？」他肯定會用一系列的公式來回答你。但在數理界，科學家之間也曾有過，現在也一直有著根本的歧見；他們的分歧不是在於科學與個人意見之間，但也絕不會導向語言的問題。

可是其他較沒物理學那麼精確的科學，例如生物學，在概念的定義上也同樣有著不同的意見。佛洛伊德使我感興趣的是他想要創造一種囊括已定義術語（*terme défini*）的言語，其意義不會被簡化或是還原成自然語言的隨意用法，或是發明新詞。就舉個看起來一直都很當下的例子好了，佛洛伊德在引入情感（*affect*）的概念時，並沒有沿用他那年代心理學常見的「感受」（*sentiment*）或「情緒」（*émotion*）這些有著些微差異的法文、英文或是德文名詞。

維：妳馬上就以老師的身分來談哲學，特別是科學哲學（*philosophie des sciences*）。假如我沒聽錯，精神分析讓妳感興趣的是，佛洛伊德在從事心理學的時候，為什麼使用「情感」，而不是「情緒」跟「感受」等字眼；而我感興趣的

是，在精神分析的操作以及它所呈現的結果中，「情感」指的是什麼。妳立刻就對精神分析有了外在立場，而這次與妳的對話讓我真正感興趣的就是這個。我想找出一個介於中間的，但還是用共通的語言來說明精神分析在方法上的差異；畢竟，我就是基於這一點才想要跟妳對話的。

德：我也是這麼想，不過一個介於中間語言不就是個打壓不同觀點的語言嗎？佛洛伊德多次寫信給不同的人，當中提到他寧可差異是對著一致的〈綜合體（*synthèses*）〉，或是今日我們所說的〈共識〉。

維：這個問題牽扯得很廣，比起佛洛伊德那年代要實際多了。我也比較喜歡不一樣的觀點啊，前提是這些觀點有花心思，表達得宜，站得住腳，可以質疑自己。我為什麼要跟妳對話？有三個理由。身為業餘的分析師，妳會說、也聽得懂很多或某些精神分析的用語；妳不見得是業餘的分析師，只不過在啟蒙時代，業餘指的是具備一門科學的知識，但不一定是這學科的實作者。

妳還是法文文學評論家，你也在哲學課程中教授基礎課程，甚至是哲學精神。最後一點，作為一位哲學家，受到過去的與當代哲學家的啟蒙，妳很自然地會去思考那些對精神分析的質疑。

德：這是因為精神分析已經在二十世紀哲學寫下一頁，後者本身也是極其多樣、且不再具有某些年代曾有過的一統性。但一些重要、彼此也很陌生的哲學思潮以及反對者都曾在某個時間點上碰上精神分析。法國的情況比較特別，因為精神分析在某個可說是確切的時間點上找上哲學。喬治·康居翰（George Canguilhem）就是幕後推手，將佛洛伊德納入哲學

教師資格考的課程，而且根據我們教育機構的法規，中學最後一年也要念佛洛伊德。但這跟精神分析的教學無關，這比較像是開啟德國傳統之科學哲學的教學，而且葬送了曾為好幾世代的哲學家造就輝煌歷史的「法國心理學」。

維：我還記得康居翰一篇頗令人震撼的文章，叫做〈何謂心理學？〉⁴。妳的意思是佛洛伊德會被列入哲學課程是因為制度的關係？也就是說，是哲學機構促成我們的對話囉；再者，「反心理學主義」以及對心理學的批評都曾直接影響過精神分析在法國的發展。

德：不過我們的對話可能會罩上一層誤解的陰影。我認為佛洛伊德雖然創造了精神分析，但他不僅僅是精神分析師的父母而已，照他自己的說法，他還是位「研究者」（*chercheur*），儘管以目前科學研究的條件來看有點不合時宜了；他也是心理學跟生物學的「探險家」（*explorateur*），是治療方法與闡釋理論的試驗家。

假使他不曾置身在對公眾提出理論這事業中，又假使他對於只要發明一個新的心理治療方法就感到滿意的話，別說是在閒暇之餘繼續觀察鰲蝦的中樞神經系統，他跟他弟子的作品也不會在二十世紀造成騷動。反正，在過去，哲學家不會對精神分析產生興趣；在今天，它也不會吸引神經生物學家。⁵

⁴ In *Cahiers pour l'analyse*, publié par le Cercle d'épistémologie de l'École normale supérieure, Paris, éd. Le graphe, 1966.

⁵ Gerald M. Edelman, *Biologie de la conscience*, Paris, Odile Jacob, 1992. Ouvrage dédié « à la mémoire de deux pionniers intellectuels, Charles Darwin et Sigmud Freud ».

維：沒錯，曾有過好幾個佛洛伊德：是位醫師，卓越的臨床觀察者，卻不太喜歡執行醫療；是位學者，有著科學精神的實證主義者，實用且可以說明之模式的試驗家；也是某一種心理治療方法的發明者。我們亦可以當他是神經生物學，或是認知科學（這兩者不盡相同）的先驅者。不過，那個向來被我們稱作「佛洛伊德主義」的獨創性（originalité）其實就是以一種治療實作，結合了精神病理學、心理學甚至是生物學的模式。也就是這結合，還有那些對我們提出的問題，共同造就了佛洛伊德主義，而這也另外說明了從外部看來，我們的學科還是有許多討論空間的。此外，在一世紀內，精神分析的實作變多了，也分家了，還有敘述語言、模式、科學或哲學的參照，對知識的援引也一樣不斷衍生；無可厚非，我們在找讓我們外來觀察者霧裡看花的理由。

德：關於精神分析實作的多樣性我知道的不多，但敘述語言的多樣性並非是個大災難。總之，要是從知識論的觀點來看，如果多樣化不是往澄清事情的方向走，而是走向晦澀難懂，或過度簡化的話，這就嚴重了。從外部看來，大部分當代的精神分析文學都走到了越來越晦澀或越來越平庸的地步。分析師當中出現越來越多的部落方言（*dialectes tribaux*），有可能你那位外來者的質疑與驚訝也是你自己的嗎？

維：是吧，不知從什麼時候開始，我已經把它當成是我研究的主題。要說我嘗試擺平這個叫人難為或偏頗不公的證詞，還是要為精神分析與日俱增的敘述語言，這個在我們當中並不少見的現象感到高興？這個從五十幾年前開始就很明顯的增加，自有它一貫的道理，有些是好的，有些則不然。其

實我真正感興趣的是精神分析當中道理好壞的區別，不管是為了治療的適應症（indications thérapeutiques），也就是今日所說的臨床研究，還是為了精神運作（fonctionnement psychique）所建構的模式；這項工作還包含了另一種類型的研究，更像是早已存在於其它領域裡、甚至是領域之間的科學論戰。好比說，有實驗心理學研究關於刻意遺忘（oubli intentionnel）的認知機制，採取這主張的人將其視為造成潛抑（refoulement）的一種模式。不過卻有許多的分析師認為在這主張裡，潛抑的再現被過度簡化了。這極有可能，不過前提是要認真地被討論過，而不是被輕蔑地駁斥，甚至是不當一回事。真正的辯論應該是研究這兩個觀察層次之間相似與差異的關聯。今日，分析師之間，就潛抑這個議題，也遇到了類似的情形。妳正確無誤地指出有一大部分精神分析文學「成功」地做到了既晦澀且平庸；我們可以在這項組合中看出分析師們對科學辯論精神的抗拒，也或者對他們而言，要清楚地表達實作跟敘述語言的差異本身就是困難的，更何況是說明這些差異的理由。現今的挑戰就是要讓大家看見精神分析的重要與富堯。

德：這的確是個挑戰，因為許多精神分析現有的發現都是微不足道的證據，沒人懷疑其存在與否的「事實」，並且試圖用精神分析敘述語言以外的方式來敘述這些事實。你舉的那個例子相當具有代表性。人們不再否認潛抑就是刻意遺忘，試圖要以不同於精神分析的做法來理解潛抑。但在精神分析這一方，其研究似乎不再涉及壓抑，它的形式，它的變數與「宿命」，也不再關注它的解釋。我們有時會這麼說，當精

神分析的假設即使沒被驗證過，但若或多或少的與其它假設相容，分析師們就會對它感到不削。這真是個奇怪的態度，況且也不是佛洛伊德面對他作品的未來時所抱持的「歡迎指教」的態度。

維：的確有很多精神分析一世紀前就在談的東西，在今天被當成平凡之物來看待。當代文化所面臨的問題也就不再是精神分析是否豐富了我們對不管生病與否之心靈（l'esprit）的認識，而是它仍否依舊是個豐富的方法，以及我們是否仍可以從它那裡學到什麼。這就是作為精神分析師的我們所面臨的挑戰。我相信作為研究工具，我們仍可以從精神分析那裡學到很多東西，但作為研究對象的話，它本身也有要自我學習的地方，或最起碼它有在替自己尋個未來。

德：《幻象的未來》（*L'avenir d'une illusion*）這個表述已經進到公眾的領域，雖說當今很少人真的讀過內文。但在，過了一世紀後，肯定是要提出關於精神分析它自己的切身問題：如果精神分析只是個幻象，在今天，它的未來又是什麼呢？雖然二十世紀的哲學常嚴厲地批評精神分析，但我相信我們仍可以從它那裡學習到不少東西。假如你同意的話，我們就先來談談工具好了。